晉綏日報
原名：抗戰日報　第一五九九號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山西興縣

聲明作廢
李樹蘭山北文學縣人，五十三歲，於行軍途中不慎將陝甘寧邊區政府發給之老幹部優待證遺失，除呈請補發外，特此登報聲明作廢。李樹蘭啓

新書廣告
恐懼與無畏（下部）一五〇〇〇元
中國近代史（上編）內分二冊，（上冊）一一〇〇〇元（下冊）一一〇〇〇元
經售：新華書店各地支店及分銷處

趙武姐丈 張富坤胞弟
山東欲嫏人，於四四、四五年期權來征，現我也來晉綏，不知你在何處，遠示，有知共下落，書請示會殺民主建國軍官團張營甲。

馬德俊小名秋栓
臨縣第九區馬家莊紗人，現年二十五歲，自從卅二年參加三五八旅，於卅四年五月此地總軍時會四家一式，後又轉在三五九旅七團營衛營二連，遂今三年來給家中來信，不知你在何處工作，希聞後給家來信。如有知其下落者，請告知。來信寄臨縣第九區高家塔村公所轉。父馬不花

魏德邁帶給中國人民新國恥
標誌中國空前民族危機
中國人民革命運動必將廓清這一屈辱

（新華社陝北二十四日電）魏德邁及其使團今天離開中國了，他在中國，一個月「視察」了華北、東北、台灣、蔣南蔣管區各主要城市或主要海港，在南京參加了蔣府的「國務會議」，在瀋陽、北平、台灣又召開了一串的軍政座談。魏德邁的陰謀活動，比起「七七」事變前的土肥原，更無需也更露骨，美國帝國主義今天已完全代替了戰前的日本，實現蔣管中國，而蔣介石也完全暴露了他的賣國求榮，已遠遠超過汪精衛。魏德邁給中國人民帶來了從來未見的國恥，標誌着中國空前未有的民族危機。

在魏德邁訪問期間，各方消息已經證實其來華任務，是來「建議適應美國的全球計劃（按即擴張和綏靖計劃），並以此為基礎，予目前中國政府（蔣政府）以有條件的監督與援助」（合衆社十九日電），以便進一步援蔣內戰，並希此獲得蔣介石進一步放手賣國。全面「監督」蔣政府來滅亡全中國。

魏德邁已由蔣賊手中得到超過已往的亡華特權

在這一個月中，魏德邁已由蔣介石那邊得到了比日本帝國主義者的「二十一條」和日汪「基本條約」有過無不及的亡華特權。在軍事上，美國已自蔣介石手中取得了台北、基隆、青島、迪化、蘭州、天水、西安、成都八個軍事基地，另外蔣介石還答應將高雄附近的左營作爲美國海空軍基地，廣州亦可能作爲美國軍事基地之一。上述基地中，台灣基地已在動手建立，盛傳美超空堡壘已在該地起落。不但如此，據可靠消息，美國已將過去日本的台灣通、台灣總督、軍事家、海軍大將，都僱傭搬到台灣來，籌築基地訓練海軍的「高級參謀」。如果打開地圖一看，我們已發現美國已獲得了三付有整套系統的基地網，第一個是貫通膠濟隴海兩幹線而延伸西北的基地網，由青島算起，直達西安、天水、蘭州、迪化，第二個是海上基地網，由青島算起，到台北、基隆、廣州、黃埔（美國正在此大事投資），直達海南島上美帝國主義垂涎三尺的榆林港；第三個是貫通西南的不公開的美其名曰馬歇爾鐵路的由廣州、桂林直達迪化而以成都爲其心臟。這樣，全中國便實際上成了美國的軍略據點，魏是給開計劃完成畫龍點睛的任務。除這種軍事基地的控制外，美軍事顧問團將大事擴充參加蔣記國防部的各方面工作，直接與全面控制蔣介石的軍隊。在政治上，美方即將派遣「顧問」及「專家」，以「監督」蔣介石政府各部門，最近成立的「外匯平衡基金委員會」即設有兩名至三名「顧問」的職位，正在等待美國欽差到任。在經濟上，魏德邁已取得了美國對蔣管中國的事進一步經濟壟斷的保證，包括對縱貫中國西南腹地的川滇越鐵路的修築和管理權，投資開發兩廣及湖南而逐出法國特別是英國的傳統勢力，美方將以億五千萬美元投資兩廣的計劃已得蔣政府背書，張嘉璈已正式舉辦美方對中國一切工業部門大量投資，蔣政府行政院亦已據應美方要求，放寬對外匯及貿易的管制，並宣佈「準備實行」規定所除中國民族工業最後保障的「國際貨幣基金協定」。除了上述軍事政治經濟的全面的直接的「監督」和控制之外，魏德邁還完成了使中國（指蔣介石）在對日政策上和「美國一致」的任務，悍然開放對日貿易，並決定參加美國主子單獨召集的對日和約預備會議。魏德邁一個月來的工作，就是從軍事政治經濟各方面通過蔣介石，在中國人民頭頂上死死的套上一條絞索，論中國於萬劫不復的殖民地命運，難道還不清楚嗎？（下接第三版）

閻錫山怒懲敗將 艾子謙活該遭殃
一個是狗急跳牆何補於軍事失利
一個是反人民盡忠土皇帝的下場

（新華社呂梁廿五日電）閻賊因軍事失敗遷怒其將領，其七十二師師長艾子謙已被撤職扣押，並將該師番號取消，殘部分別編併。按七十二師共三個團，於去秋由晉南之安邑、夏縣、猗氏等地先後調到晉中之文水、交城等地。今春二三月，我軍在文水、開柵及東社將其二五團全部及一二一四團三營全部、一營之三連及傳檢彈連殲滅，六月四日在孝義圍殲其二六團全部。至此，閻賊對七十二師師長艾子謙作戰不力異常憤怒，於七月三日將其殘部調赴太原編併於六十九師及親訓師，艾本人亦被撤職拘審。（劉堅）

保德龍駝溝
秋田大部鋤過兩遍 貧苦羣衆開始扣荒

（保德訊）四區龍駝溝村鋤草已經結束，羣衆積極準備扣荒。該村在夏鋤期內，曾解決了三次口糧，頭以大部份貧苦羣衆都把自已土地鋤過兩遍，苗子都長的很好，如貧農劉引崇原只有兩垧地，今年分到了十四垧，知得了全苗，他們都滿心歡喜，準備夏鋤結束後，轉全村的二百五十一垧容地和荒地全數翻過，爭取明年多打糧食，防止旱荒。為了有計劃的進行這一工作，貧農小組研究後，作出如下決定：一、在地權未確定前，向地主調斷批的土垧，保證今年誰給地，明年就由雇輔，但必須是貧僱農和能分到土地的農民才……

平魯沙河群衆
白天鋤地夜間清算地主
清算後羣衆加緊扣伏荒鋤夏田

（新華社綏蒙十六日電）平魯沙河羣衆，白天鋤地，利用晚上時間進行清算鬥爭漢奸地主賀秉元等。經七晚開羣衆大會訴苦後，共清算出白洋四百六十六元，元寶兩個，糧食二十一石五斗，麥子二百斤，牛犢二十四頭，青苗一百五十三畝半，另有衣服料子多件。該村四十八戶貧僱農口糧、牛犋、穿衣等困難均獲解決。當即組織起二十犋半，扣伏荒、鋤夏田、撿糧秋柴。現在四十八戶貧僱農共種秋菜達一百五十畝。此外以貧僱農骨幹組織變工鋤草，全村二千三百多畝莊禾，全部鋤完二遍。（王建、郭維官、李二元）

神池各地貧苦群衆 大量採集代食品

（神池訊）三區木楔固、前莊窩、後莊窩等三村貧苦羣衆，加緊保苗、不誤農時一摘田禾，特全部莊禾鋤過二遍，有的鋤過三遍，並積極翻夏荒、扣荒地，另一部勞動力及婦女、兒童開始打草蓬、採集代用食品，成績最大的木楔固經常捨家，已收下十翻，預備可打八升至一斗，總共可打一石左右，他還計劃帶領全家大小出動，預計半月可收十翻。三村現已有二十四戶參加，除照常捨家外，其他各戶均已收下五翻以上。據有經驗的人說：一斗年蓬籽可頂一斗黑豆，是做炒麵的好材料。（張守效）

汾陽垣頭夏收中
敵人幾次搶糧沒搶上 群衆堅壁清野做得好

（新華社呂梁二十四日電）汾陽垣頭村在夏收中實行空舍清野，在敵人進攻時食糧未受損失。該村為一個百十多戶的村子，在六月一日拂曉，突遭敵二零八團包圍，損失奇重，僅毛驢被敵拉走卅六頭，羣衆接受此種慘痛教訓。夏收開始，在村幹部動員下，實行破路，徹底空舍清野。全村民主討論戰時行動，統由該村代表賈機率領，負責吃飯睡覺，集體轉移。一次羣衆轉移至數十里外的山地，民兵則堅守陣地與敵周旋。八月五日，敵二零八團八十餘人從平陸村出發向該村進犯，敵人進該村時，全村男女早已撤至後方，除了看到六個老太婆外，其他一無所獲，只好撤回。次日，敵復進犯該村，民兵扼守四山高崗，不時向村內發射冷槍，敵人在村裏東尋西找，挖地訊窖，一顆糧食也未找到。村附近四周大路，均為羣衆挖斷，敵人一走出村，民兵又在山頭不斷射擊，當晚敵人敗退時，該村僅損失兩個門扇，是敵人拿出抬了兩個傷兵。因爲他們的空舍清野做的好，也推動了附近各村。（谷之）

九分區建新部兩戰兩捷 殲敵營長以下百餘

（新華社晉西南廿四日電）九分區地方武裝「建新」部兩天兩捷，殲敵百餘。本月十九日，敵洪趙保警隊四百餘人，由杜戍北犯西樂村（萬安以南十里）一帶搶劫。我「建新」部聞悉由韓家莊插至公路要衝南斷敵退路，敵回竄時，被我阻擊，即向北潰逃，我跟蹤追擊至石止、登臨一帶，將敵擊潰，斃敵三十，俘中隊長、連長、特派員以下四十七名，繳獲輕機槍三挺，擲彈筒一個，步槍四十四支，子彈千餘發，手榴彈十餘顆。廿日上午八時，胡軍兩個營配合洪趙團偽百餘，附迫擊砲兩門，重機槍一挺，由臨汾北犯至賈家莊（萬安西南）、楊家莊西北分路向我陣地進犯，我「建新」部堅決固守，自上午九時戰鬥延至下午一時半，敵復集中全力，在猛烈砲火掩護下向我猛攻，我沉着射擊，將敵阻於陣地前沿，斃敵營長以下三十餘名，戰鬥延至下午五時，敵企圖不逞，退回杜戍。（新豐聯）

四七中隊在邊緣區 幫群衆鋤耬秋田

（綏蒙社雁門訊）六四七中隊，在邊緣區游擊活動中，一面打仗，一面抓緊空隙幫羣衆生產。一次部隊在某村打埋伏，敵未出來，戰士說：「打不上仗，幫羣衆生產也一樣。」兩天功夫幫助十六家貧苦抗烈屬鋤耬麥子山藥三十三畝。班長郭繼同與宋錄晨扭了六捆毛麥。爲減輕羣衆抗勤，全隊歇十日已到五里外背了七百斤銀和三十根道木。（李欽夫）

貿總機關召開黨員大會

開除郭順和劉瑛黨籍

郭劉勾結地主奸商，破壞財經政策，並貪污腐化，反抗組織。

（本報訊）貿易總公司召開黨員大會，開除勾結地主奸商、破壞貿易政策、貪污腐化的郭順和劉瑛二人的共產黨籍。郭順和河北人，出身貧農，四〇年來晉綏先在動員武裝部工作，後在西北商店、興業公司、貿易總局作營業員，四三年在西北商店混入我黨。自參加經濟工作以來，忘本思想日益嚴重，在貿易總局拉攏混入總局的反動地主李乙，並在其示意下，與奸商三牛等勾結，透露經濟情報達十次之多，使奸商得以囤積搗亂金融。又乘當低價賣布給奸商，公司因此於去年損失本幣達二百二十八萬六千元。其在西北商店收賬時，打埋伏，四五年兩次假報丟款本幣四萬多元，並私賣公物，私作生意，共貪污折合白洋五百五十元。郭一貫生活腐化，與南關某錢女人通姦，想討老婆退黨退伍回家。在反貪污浪費中，及生產供給會區後檢查工作中，幾次拒絕反省，且拒抗反貪污浪費的決議。此次支部大會上仍不願改正錯誤。劉瑛四川人，出身於沒落的地主官僚家庭，三八年投機混入我黨後，在黨對他積極教育下，仍不願改正其極端自私的封建意識，且抗拒破壞組織。四三年七月反內戰時，興縣川發現特務活動，行署號召所有黨員行動起來，保衛機關站崗放哨，對這一緊急措施則拒不執行。在貿易總局任會計股長，對同志兩面三刃，挑撥離間，對反動地主劉克寬、李乙等則大肆拉攏。對劉克寬假造報賬的條子，竟包庇准予報銷，並從劉的原報數中多報十萬元，從中貪污。對劉為闢黨的土地改革政策，不加反對，機關開清算劉克寬貪污大會時，竟拒絕參加。利用工作條件，貪污布疋、鉛筆，把公家的圖章遺失，雖在黨校學習兩年，仍不反省改正錯誤。此次支部大會上亦無絲毫反悔的表示。為鞏固與純潔組織，改進工作，當經全體黨員大會，決定將劉、郭二人驅逐出黨。（萍）

伸了冤！報了仇！

處死漢奸惡霸閻二臉則

靜樂范家村群衆

（本報訊）靜樂二區范家村羣衆，向奸霸閻二臉則父子討還血債，一致起來控訴奸霸罪行，在羣衆極度憤慨下，將閻逆二臉則當場鎗斃。按閻逆二臉則在抗戰前，曾任閭長四、五年，與村副范滿臉，私派糧款，貪污穀食十餘石。四〇年新政權建立後，羣衆清算了他的賬，他即懷恨在心，圖謀報復。

四〇年敵佔馬家岩後，閻逆即與敵偽勾結，窩藏敵探楊排旺等，刺探我方軍情，供給敵人情報。四二年敵陷婁煩後，閻逆即密報我當時幹部及積極份子范敞則、李醜孩、范綠祥、范馬駒、范狗孩、范爲貴、范補元等，爲敵捕去，遭敵非刑毒打，范補元當被打死，其他人打得死去活來，還得實補牌羊、衣物等，才保了出來。又與漢奸賈炳平（密諜）、陳貴栓（僞警）、僞翻譯官帶敵僞人民勾結，訛詐勒索羣衆財物。向范家村羣衆強收稅錢，與僞翻譯合夥開「苦力店」，強迫給敵人修砲台的老百姓住他的店，詐取錢財。當年更誘騙我游擊四縱隊中隊長閻正義、班長劉狗除摘步槍兩支，投降了婁煩敵人。

閻逆出身於惡霸家庭，他父親老惡霸三喜大，當過閭長、村副、學董十多年，貪污訛詐，難以計數，給蓋倔地主當走狗，會計下一座河橋，向來往人員強收過路錢。閻逆吃喝嫖賭偷，什麼壞事也會幹，會糾纏婦女十多人，中農閻官保的老婆，被他霸佔十四五年。僱農李保正的姿婦，被他逼住賣了，害得一家四口，骨肉分散。羣衆對他父子——老少惡霸，痛恨萬分，此次在工作團協助下，當即扣押起來。七月三十日、八月二日兩次召開羣衆大會，全村羣衆奮起控訴。閻四檢控訴說：「閻郝年我家修窰，挖下基坑，惡霸父子硬說佔了他的地方，強行埋坑，把我哥直埋到胸前，吐了血，二年頭上死了。去年我買下他家員子，錢已給完，還要要，我說理，小惡霸一碗打的我滿口流血。大家看咱怕不怕！惡霸惡不惡？該打不該打？」羣衆喊：「惡！該打！」

六十多歲的老太太四臉的娘，拄着拐杖走到閻逆跟前，指着閻逆：「你把我兒埋死；打我家，罵我家，我家在你爪下活了一輩子。」她氣憤的撿起一塊石頭向閻逆擲去；又用拐杖打了小惡霸，又打老惡霸。僱農李保上的兒子來寬（小孩）兩次撲上去哭訴說：「你賣了我娘，又賣了我弟弟，害得我家人離財散。惡霸，你還我娘來！」閻官保起來控訴閻逆霸佔他女人十多年，會圖賣他的罪行後，又控訴老惡霸說：「你咬傷你的騾，你把騾拉去我打死，你誣賴說是我家的狗咬死的；你要我家賠騾錢，我給你家「賠情」；你拿擔糞鋤，打的我一個多月不能動；你說「要文告我去，要武你叔兵去！」你那時我吃不倒你，今天不怕了！我們的兵就撥來啦！」當范辯、范臉則、李風孩等，控訴到被閻逆密報、敵捕，遭受的痛苦時，羣衆一湧上去，拳打腳踢。二日開公審大會，主席團宣佈閻霸罪狀，閻逆亦直認不諱，羣衆在「打死漢奸惡霸！」「羣衆翻身了！」的怒吼聲中，一湧而上，當場將該逆擲石撿斃。會清算了老惡霸三口窰，共算出閻霸坪地八畝、坡地三畝、地七畝半、窰一孔、房子三間。老惡霸當衆叩頭認罪，最後由其三子九成、孫子貴生，向羣衆作保，保證以後決不「翻復」，不作壞事，不說壞話，否則，聽候再由羣衆處置。

（李豐、馬守信、王建生、李宜爵）

做青貯草防備草荒

今年旱災嚴重，今冬明春將會發生草荒，爲此，本報特介紹這篇做青貯草的辦法，希望各機關部隊及地方幹部，宣傳推廣。——編者——

做青貯草的好處

秋天的時候，把青草或莊稼稈割下來，放在地窖裏埋起來，過了一個時期，變了酸，如果不漏氣，酸得適宜，可以放十多年不會壞。這種草就叫青貯草，比乾草省錢，利用價值高。就是有些有霉的草，像未成熟的高粱，硬的黃蒿；埋過後就沒有毒了，牲口也愛吃了。牲口吃了青貯草，有開胃腸，通大便的功用。

青貯草窖的做法

在高燥的地方，挖一個地窖，窖的四壁泥一層土，乾燥後就可以用了。（爲了挖起來方便，可以在一邊挖一個人的進出口，埋的時候再用石頭堵死。）一個埋一萬斤青貯草的地窖，要長一丈，闊八尺，深六尺。

青貯草的埋法

牲口吃的雜草、莊稼，都可做青貯草，最好的是玉米、高粱。如果要埋豆莢，一定要和玉米、高粱混起來才成。埋的莊稼不要太老，玉米在還沒有老前就可以埋了。埋的草，豆莢也要曬乾一點，汁多的像玉米、高粱，割下來就可以埋。埋時先切成寸長（全株不切也行），放在窖中，每鋪半尺厚，踏一次，踏得越緊越好。埋滿後，再把中間埋高些，這樣不致中間凹下去。埋好後，上邊加一層五六寸厚的土，打緊就好了。草太乾時，要潑點水，上下四周，最好鋪些雜草，因爲貯藏時，這些地方容易壞。如果一百斤草上加上一兩食鹽，那更可以增加青貯草的味。

飼喂時應注意的

埋了半個月的草，就可以挖來喂牲口。挖的時候，先把進出口打開，把上面的草取去一段，把頭段當貯草挖到底，再挖第二段。這樣挖，可以保持青貯草的香味，不會壞。不能一層一層的向下挖。牲口開頭吃時少喂一點，慢慢的加，以後也要和乾草和起來吃。喂牛羊時要和乾草各一半，喂騾馬，青貯草一份，乾草兩份。

神池田家窯郝良綜等

割青草備草荒

（神池訊）二區田家窯村農民郝良綜等幾戶，抽農暇——如早晚、陰天等，割野草，除供給牲口現吃外，下餘部份晒乾，以防明春草荒。今年天旱，穀子、莜麥都長的很低，今冬明春牲畜吃草，將會感到困難。此地青草、白草、羊草，據說比莜麥草還好，若不多儲備穀草，乾不會壞，還是防備草荒的好辦法。（張振山）

離石工作團

邀請老農座談救荒

提出鋤草翻地留籽節省等辦法

（本報訊）離石土地改革工作團組織檢查之後，會召集經過荒年之農民座談，根據他們過去荒年中的經驗，研討今後的救荒工作。在西屬巴、王家山、任家塔等村舉行的座談會上，羣衆對救荒工作曾提出了如下的意見：

一、該鋤的地還要照樣鋤，不然更要加緊收，且使草長大留下籽子，給明年鋤草增加麻煩。二、現在趁早快有容易把能翻的宿麥地都翻過來，免得轉來忙不過來，就耽誤了下種。三、保存小日月莊稼的種子。[illegible]食，明春吃飽生產。王家山七十五歲的彭鎔老漢特別介紹光緒二十六年荒年後農家餓的無法的情形，提出那怕今冬吞糠，也要留些糧食，做明春生產的抵擋。[illegible]

人工變牛工 加緊扣荒

神池水泉鄉窮村貧苦羣衆

（神池訊）二區水泉、四毛家窰村，中貧農變工扣荒。水泉村共三十七戶人家，沒牛的貧農佔十一家，如僱農梁元仁，三口人，去年種二十垧地，今年只勉強僱牛犋種了五垧地。梁則仁在春耕中，是靠借人家牛犋耕上的；王三換自己沒牛犋，租又出不起牛工錢，針對以上困難，村即組織中貧農變工來解決。中農郭玉娃的一犋牛，除給自己扣了三垧外，變工給貧農郭來換、王三換、石丑牛三家扣了五垧，該村貧農缺牛困難，就這樣全部解決了。變工條件，[illegible]。

他在家扣荒。西毛家共十六戶，有八戶沒牛，[illegible]全村四犋牛組織，一解決的，[illegible]扣下的八戶，全村家缺牛的十五垧地，已扣了五三十二畝，[illegible]完了。（天民）

離石郭家溝復員軍人——

楊紹清勤勞生產

（離石訊）復員軍人楊紹清，去年春季由部隊上復員下來，經政府安置在郭家溝村，調劑得坪地六畝、山地四畝，地種的很好。今年夏鋤中，一般人在小鋤一鋤，他的地已鋤過三鋤了，有一塊綠豆已鋤了五次。閒抽空打了八天忙工，解決了農閒的[illegible]元，經常拾糞，一會不閒，去年他拾了有百十來擔糞，全部送到地裏，現在又拾起一堆，準備今秋種些宿麥，抽空砍的柴，除了自己燒外，現在還存下三百來斤。他和羣衆關係很好，不發脾氣，他常借老鄉用具，自己鋤了一點鐝子。老鄉說：「老楊真是好人，借了傢具送還時，總是把他鋤好了，地位也不錯。」[illegible]羣衆給他調劑了一塊地，他一上午連翻帶耕，已時常下種了。（閻定五）

地主偷瓜如數賠償

方山樂家塔地主兒子馮成貴，八月十三日勾結二流子劉吃依，一天吃了樊懷德三次瓜，都沒給錢，最後還偷了兩顆，老樊當時未管。十四日晚，馮二人又糾集劉冬生、劉林馴、劉二虎共五人，各拿口袋一條，一夜偷了七十餘顆，並打毀幾十顆丟入廁所，十五日他們又用三個毛驢馱到城裏賣了二十餘萬元。此事經老樊哭訴後，羣衆大會上向馮破壞生產行爲，進行了鬥爭，並決定瓜主損失由四人包賠，地主馮成貴賠白麥子六斗，劉林馴等三人共包賠六斗。（白光、增芳）

文殊非兒童捉住特務

八月八日有一人從縣文殊非村外大道走過，被兒童團馮成元看見，拉到一邊行盤查，他想法答覆，就拿出二尺黑布行賄，娃娃不要，又取出白洋兩元來收買，娃娃大怒，認定他准是壞人。正要拉他到村公所時，這人搶過扭住，娃娃一邊嚷，一邊喊：「捉特務！捉特務！」田裏農民一擁上手，抓住送到公安局，該村兒童團得了[illegible]的稱讚。（除棠）

滇軍著名將領 張沖將軍安抵哈爾濱
痛述蔣賊賣國內戰消滅異己陰謀

（新華社東北二十四日電）滇軍著名將領國民黨新編第三軍軍長張沖將軍，憤於蔣介石賣國內戰，虐殺異己，遂脫離蔣軍羈絆，於今夏由南京輾轉前來東北解放區，日前安抵哈爾濱市。張將軍四十八歲，雲南瀘西縣人，出身少數民族，自民初討袁至抗日戰爭，投身戎馬生活三十餘年，歷任營、團、旅、師、軍長等職，抗日戰爭中，曾任滇軍六十軍副軍長兼一八四師師長，率部參加台兒莊、武漢等戰役，後因力主團結民主，遭蔣賊之忌，調任蔣軍特務密佈之新編第三軍軍長。湘桂戰役後，張氏目擊蔣家軍政機構之腐敗無能，處處受辱，堅辭該職，返里興辦水利。四四年，因日寇迴攻雲南，憤起保家衛邦，出任雲南前線第二路總指揮，迄日寇投降後，又被迫解甲歸田。去年十一月，張氏被指定為蔣記「國大」少數民族代表，當乘赴南京機會，逃出蔣賊樊籠，前來解放區。

（新華社東北二十四日電）今市各界代表千餘人，二十一日舉行盛大集會，歡迎新從蔣管區抵此的前蔣軍新編第三軍軍長張沖將軍。與會者，有遼北省主席閻寶航，東北政委會委員徐壽軒，民主同盟軍正副軍長潘朔端、鄭祖志，雲南籍蕭澤蒼，五月淩源起義之熱河省民主救國軍第八一旅旅長韓梅村將軍，六月梅河口放下武器的蔣軍新一八四師師長陳開文及民主同盟軍與民主聯軍中之滇籍愛國軍人等，新知舊友，相聚一堂，象徵雲南人民解放的光明前途。張沖將軍發表長達二小時之熱烈演講，痛述蔣賊消滅雜牌軍之親身體驗，他說：「蔣介石是寡廉鮮恥，最無信義，最不管人民死活的陰謀家。」於比較解放區與蔣管區後，張將軍說：「只有跟着共產黨與解放區軍民在一起，雲南人民才能得到解放。」閻寶航、徐壽軒、蕭澤蒼相繼發言，認為張沖將軍從蔣管區來解放區參加工作，與韓梅村將軍在內戰前線高舉義旗，說明蔣管區愛國民主運動已與解放區愛國自衛戰爭密切結合，並增全國人民勝利的信心和勇氣。

中外經濟界評新外匯條例 不能增加蔣區出口

（新華社陝北廿四日電）據各方消息：中外經濟界均認為蔣政府宣傳新外匯及貿易條例頒佈後可以「增加出口」「平衡外匯」，是沒有根據的。上海全國工協理事據滬報廿三日談稱：外匯管制辦法調整後，將直接刺激出口品物價，批發價要影響一般物價上漲。植物油輸出業協會理事長劉仲平稱：桐油出口前途黯淡，「若以市價六十萬元一担輸出，再加繳雜各費，則獲利極微。」生絲輸出業協會理事長溫少鶴指出：生絲輸出難望增加，且日本貿易開放後，還可能奪去我國一部份外銷市場，中國藥材商業有遭受淘汰危險。藥材業協會負責人對增加藥材外銷，亦表示失望，並稱：由於報價懸殊，藥材產地售價已高出百分之五十，最近上海藥材交易銳減。甚至蔣家中央信託局負責人也說：「預計出口貨物的數量，將不受外匯管制調整辦法之影響。」另據中央社自紐約報導，在新條例公佈的第二天，紐約經營中國商品的美國進口商，就指出此一新政策對他們毫無所獲，其中尤以從事中國茶葉進口的商人，對新政策毫無興奮之象。美國茶葉工會表示：「由於茶葉質量太差，新政策既不能促進，亦不能恢復中國在美早已衰落的茶葉市場。」美國華爾街日報廿日預測：由於美國之高度進口稅，中國主要出口貨物桐油、豬鬃以及胡桃等的出口前途，甚為暗淡。由於內戰不停所影響的交通不便，又阻止了豬鬃、羊毛及駱駝毛之出口。

據中央社倫敦電報導：泰晤士報經濟編輯於對外匯新條例之評論中，指出蔣政府在新外匯條例下，或「可恢復控制外匯市場於一時，但由於通貨無止境膨脹及內戰下的交通情況，中國外匯絕不能有長久的平衡。」

榆米戰役中 群衆熱烈支援前綫

（新華社西北二十三日電）陝北人民熱烈參加前綫。在此次榆（林）米（脂）戰役中，無定河水漲，鎮川堡（新縣，位於榆林南）三個村莊，自動以門板、井繩、獸繩，於一晝夜間利用船隻，搭起一座浮橋，並派人守護，使解放軍迅速而順利地通過。戰士們高興的說：「有了人民幫助，縱有天險，也阻擋不住我們的勝利前進。」綏德常備担架隊五百餘人，在戰鬥開始之前，三日即抵達前綫。待命出發前，羣衆爭先要求參加，其中趙泰全和趙泰保兄弟兩人，誰也不讓誰，經區長勸解，老大才讓給了老二。曾隨軍兩次轉戰隴東和三邊的王鳳保等十餘人，這次又自動奔赴前綫服務。米脂某區羣衆設開水站，招待路過部隊，站與站間銜接，長達三十餘里。

蔣政府對日貿易項目 完全依照日政府要求

（新華社陝北廿二日電）南京廿二日消息：蔣記經濟部所屬對日貿易指導委員會，已擬定一對日貿易「進出口」的項目，該項目完全依照日政府制定之「中日貿易計劃」的要求，中國將以鎢砂、錫、銻、油漆、豬鬃、蔴、雜糧、大豆、皮毛、蠶絲、茶葉、棉麻、鋼材、水菓等供給日本，並允許日本以人造絲、化學製品、金屬品、交通器材、種苗、鯨油、新聞紙等來華傾銷。蔣記行政院全國經濟委員會二十一日會議中，決議以中國蠶絲供給日本，換取日本人造絲，係蔣政府為適應日本絲織工業利益之有計劃行為。「進出口」項目中，特註明鎢砂之大量輸日，係主要換取內戰交通器材者。

美帝藉援蔣內戰獨裁 圖達到滅亡中國目的
（上接第一版）

（上接第一版）

魏德邁所以能順利完成控制蔣管區中國的任務，正如偽民盟通訊社二十一日所播發的報導社論所說的：蔣介石統治「恰如久病之後的人需要溫暖的友情」，只要洋爸爸的毛手在背上撫摩三下，於是渾身潰爛的敗家子，就通泰體貼地一把跪下，將一切祖宗契約都雙手供獻出來了；而美帝國主義者亦正是要藉援助蔣介石內戰獨裁，來達到她亡滅中國的目的。作為蔣介石效忠美國的代價，是美國答應再給蔣裝備二十個師，並已開始實行，青年軍二零五師已運往台灣開始裝備。美國並擬予蔣以十五億至二十億美元的經濟援助，使四大家族在賣國之後，分一點餘瀝。在政治上，魏德邁在「馬歇爾調處」的把戲完全破產以後，還企圖導演一幕「反共的『聯合政府』陰謀劇」，示意蔣介石再「擴大」他的政府，並親自出馬，勾引中間派人士，藉此作為援蔣亡華的遮羞布，但魏德邁這一活動並無結果。

蔣賊為美帝奴役中國而戰 中共為保衛祖國生存而戰

不論美蔣亡華陰謀演得如何技巧，欺騙宣傳如何層出不窮，但是美國援蔣內戰的本質，已由反動的「美國對華政策協會」在其致魏德邁主張進一步援蔣的信中，說得很明白：「國民政府今日正為吾人（指美國）而戰」，在實質上中國內戰的本質，即蔣介石是為美帝國主義奴役中國而戰，中共與人民解放軍則為保衛祖國生存而戰，是再明白不過了。因此，與蔣介石賣國賊集團相反，中國人民對魏德邁滅華的活動，無不加以嚴正的叱責，全國學聯、北平百餘教授、南京中大的師生們，以至民主同盟，均表示堅決反對美國直接控制中國內政以及援蔣殺中國人民的罪行，名作家郭沫若在駁斥魏德邁的無稽飾言時，力稱：「我們中國人……。」一切真正愛國的中國人的憤恨和抗議，挫倒了侵略者魏德邁的氣燄，迫得魏德邁不得不再三作出「對中國確無領土野心」的此地無銀三十兩的聲明，也就恰恰暴露了他之來中國，除了是代表美帝掠奪中國的土地以外，再也沒有別的好心腸了。

在中國人民強大壓力下 美帝將挽救不了蔣介石

魏德邁在中國「調查」了一個月，只有一件事是出乎他的意料的，這就是美帝國主義擬能加深中國人民的苦難，但在中國人民為結束蔣家獨裁爭取人民民族獨立的強大壓力底下，將救不了蔣介石。據合衆社南京九日電稱：「在巡視華北東北之後，魏德邁發現中國（指蔣介石統治）的形勢比他所預料者更壞。」魏德邁談話發現美國當對裝備國民黨軍隊的前途是黯淡的，因為「外交界及中立觀察家們」一會提示他「共產黨不僅有以前日軍的武器」，而且從美械國民黨軍隊手中奪獲許多美械裝備」（同前電）。魏德邁將會看到美帝國主義的援救蔣介石財政經濟危機亦是徒勞的，「一切買辦合衆社記者說過話的美國商人，都再三地說，任何援蔣的資金傾銷，縱使能暫時改造中國（蔣介石）的經濟情況，然而新情況仍是惡劣更惡化」（合衆社上海二十日電），就是那盛讚的美國外交當局，也認為「幾萬萬美元既用於「復興」（？）之用了，但是要使中國人（指蔣介石之流）自己能做出些事情來，卻得花費美國無數個幾十萬萬元」（美聯社上海十五日華盛頓電）。這表現了在中國人民的力量面前，兇惡的美帝國主義者也不得不現出悲觀的情緒和信心不高，因此就在國民黨方面，也預感到對於蔣介石統治無可救藥的規律，他們發現美國的「臨區」援助，和底澈不滿，國民黨通訊社在二十一日的社論中，已在悄悄地怨恨：是美國主子對他們不滿，認為規模的援助還不等於美國已經下水，因此就希望總有一日能夠把美國全部拖下水去，說「我們對於太平洋彼岸的美國，到了最後必能和我們站在一起，卻抱有不變的信念。」該社記者已開始有氣無力的說到什麼「自力更生」，「靈其在我」之類極愁氣的話了。毫無疑義，美帝國主義者決然挽救不了蔣介石賣國獨裁統治，亦決然達不到奴役中國的目的，魏德邁在中國現代史上所寫下的屈辱，最後必為中國人民革命運動的力量所抗消。

新華社嚴正聲明 駁斥中央社造謠

（新華社陝北二十四日電）著名造謠公司蔣記中央社日前於長春電訊中報導稱：北滿當局下令取消中國國旗，改懸蘇聯國旗，並謂八月一日哈爾濱新華社曾用無綫電廣播此項命令云云。本社特嚴正聲明：中央社此項消息，從頭到尾純係憑空虛構之無恥造謠。

太行各地生產部門 清洗隱蔽特務地主

（新華社晉冀魯豫二十二日電）太行各地不斷揭出商號合作社機關等隱藏封建後，全面展開查思想、查階級運動，清洗隱蔽於生產部門的地主。武安國營煤礦在運動初起，由於沒有在工人及幹部中進行充分動員，以致蒙蔽在內的地主份子，反竊據領導崗位，蠻橫包庇封建份子，反對羣衆，更從而煽動羣衆，伙同村公所和村幹部，經羣衆發覺後，即召開工農大會，予以揭露，並將該地主扣押。接着，縣區舉行幹部工友會議，澄清混亂思想，以確保的

大批特務份子組織濟封建委員會，代表會直接領導鬥爭，首先清查了隱蔽鬥爭對象的巢穴（縣工合作社，在八十八名社員中，查出十八名，共股金達總數百分之廿四點四，另有隱藏物資與現金共四百餘萬元，並發現彼等販賣白銀武器等，私藏縣府武委會各級公章空白印條，更發覺彼等破壞六河溝煤礦鍋爐等罪行。在此次鬥爭中，該區已捕出鬥爭對象四十一人。冀垣大節商店門市部，則查出經理李永興為一地主，曾用六個假名，入股廿萬元，以隱蔽自己的財產。長治新華紙廠查出經理王冀文亦係隱蔽地主，過去曾勾結日寇燒殺搶掠，混入紙廠後，又曾勾結特務，貪污鉅款。黎城二十三個工廠在職工會領導下，清出地主惡霸一百五十人，涉縣漳南鐵木業公司等五家工廠商店，亦清出地主四十五人。此外六區大小合作社共清出特務地主等一百廿四人，二區各村合作社訂出了麻神和依然地主按街的思想後，查出地主五十餘人。

正定獲鹿等縣翻身農民 二千餘人參加解放軍

（新華社晉察冀二十三日電）正定、獲鹿、井陘等縣翻身農民二千餘人，踴躍參加解放軍。農民對記者說：「共產黨幫我們出了氣，翻了身，我們一定要保衛勝利果實。」獲鹿某村農民參軍後，並向全村宣誓：「不打垮蔣介石不回家！」

一[illegible]；戰軍在今夏各次戰役中，總計俘獲，是供裝備若干旅的兵團，僅某一兵團，在四、五、六三月的繳獲，即可裝備十個現代化的步兵團，該兵團繳獲之武器，包括火箭砲、戰防砲、山砲等各種砲八十三門，輕砲與擲彈筒二百九十一門，輕重機槍六百五十五挺，馬步槍一萬四千二百餘支。

鹽城戰役參戰民兵佈下羅網 活捉「還鄉團」三千餘

（新華社華中二十一日電）鹽城戰役中各縣參戰民兵佈下天羅地網，將蔣記「還鄉團」三千餘人全部殲擒。鹽城附近集結「還鄉團」近萬人，經勸告投降者已有五千五百餘人。民兵攻破鹽城城後，民兵即如潮湧進大街小巷，處處喊捉，將「還鄉團」們抓不附合，所有躲藏及冒充民伕的，均被一一搜出。蔣記鹽城縣長劉先沛溜到北門外一風草叢中，也被民兵搜獲，當時劉一身鼻水淋漓，蒙着稻草，自嘲笑道：「這下子威風可完了吧！」民兵們則指着劉鼻子說：「嗨！看你跑到天邊，也要捉到你的！」

「欽差大臣」與奴才

正當蔣賊統治危機日益深刻，狂呼救命的時候，「欽差大臣」魏德邁匆匆忙忙地從美國飛來了。這個美帝國主義亡華政策的執行者，自七月二十二日抵達南京，到八月二十四日離開中國，共一個多月。

魏德邁趕到南京以後，就整天奔忙於賣國官員之間，把事先擬好的進一步援蔣內戰滅亡中國的計劃，向蔣介石賣國政府提出，要蔣賊當面答應這些完全殖民地化中國的苛刻條件。美帝援蔣計劃，據已經透露出來的，一是以台灣為基地，再給蔣賊裝訓二十個師，這點，負責訓練的美國淵兒孫立人，已經供認不諱，而且這一工作實際已經開始。二是在日本「賠償」及「開放對日貿易」的幌子下，以戰爭物資助蔣，如軍艦及內戰交通器材等，軍艦已有一批交蔣政府了，內戰交通器材的輸入，在蔣賊對日「貿易」的進口項目中，亦已明白列出。三是貸款十五到二十萬萬美元。四是繼續非法駐軍中國，並以軍火供蔣。然而這些計劃，是要蔣賊答應實際上等於滅亡中國的條件後，才能「兌現」的。這些條件，就是在軍事上出賣台灣（現在美國人已在台北、基隆築成飛機場，許多工廠已在美技師監督之下），青島、迪化、蘭州、天水、西安、成都等八個基地給美國，使中國成為美國的軍事基地；在政治上就是由美國派遣顧問實際控制蔣政府包括軍隊在內的一切部門（美帝把這叫做什麼「有條件的監督的援助」）；在經濟上就是給予美國對蔣管區進一步經濟壟斷的保證；在外交上就是在對日問題上，完全服從美帝扶持日本法西斯再起的政策。

賣國賊蔣介石，為了急於求洋爸爸救命，維持自己搖搖欲墜的內戰獨裁政府，竟然表示完全答應這些亡國的條件。

魏德邁於離開中國後，像「欽差大臣」樣「巡狩天下」，他到過的地方，除南京而外，有上海、北平、天津、瀋陽、迪化、青島、濟南、台灣、廣州（他手下的顧問，還去過漢口）。在上海，他會與當地美商人會談，據稱，美大使司徒雷登就要求蔣政府「澄清」對「外國資本的工業」的政策，讓[illegible]經濟[illegible]，並來與蔣政府財政部長俞鴻鈞商談外匯與進出口貿易問題，同時，美國商人也公開表示希望把上海成為什麼「自由市」，說「把事情操在我們自己手裏就好了」，意思就是把上海直接掌握在美國人的手裏。接着，蔣記行政院長張群立即發表聲明，表示願意出賣中國一切經濟貿易及工業主權給美國，不久又頒佈了新外匯辦法，使美貨更方便地泛濫中國，以討好洋爸爸。魏德邁在南京、北平、天津、瀋陽、青島、濟南，曾接見指揮內戰的陳誠、胡宗南、傅作義、李宗仁、孫連仲、熊式輝、鄭洞國、王耀武、上官雲相等，聽取了報告，而且舉行了軍事會議。在青島，當魏德邁參觀蔣美合辦的海軍學校砲火演習，對該校準備用以殺人民的技術作為，十分贊許。魏德邁對蔣賊出賣之基地，更是十分注意，在青島，與蔣記該島工程局長一交換意見很久，在台灣，又親自到基隆、高雄「視察」。魏德邁到過廣州，美國便決定「投資」二萬萬五千萬元給兩廣，一切重要工業，並將置於美國控制之下。事實證明，魏德邁之「巡行」，不是去指揮內戰，就是去佈置侵略。

至於蔣家[illegible]找主子來撫慰，那奴顏婢膝的醜態，活現出一付無恥的奴才相。當杜魯門宣佈派遣魏德邁來華之時，蔣家官員即發出[illegible]之詞，隨即手忙腳亂地佈置對太上皇的歡迎，準備各種反共反蘇的「報告」，乞求主子援助。而當魏德邁到達之日，蔣家文武百官，更是必恭必敬前往迎接，在酷熱中一直等了一個多鐘頭。到了以後，這些奴才們爭相覲見主子，見到的洋洋得意，見不到的垂頭喪氣。四大家族內部為了向洋爸爸爭寵，CC搞出孔宋財閥的醜事，互相傾軋，弄得蔣介石手足無措，連忙出來打圓場。魏德邁「出巡」之時，陳誠之流，奔當跟班，各地蔣家特務，更召集流氓嘍囉，化裝「民眾」，「夾道歡呼」，或民眾文武百官在後跟隨，獻媚取寵。廣州市蔣家當局，甚至「清水潑街，黃土墊道」，整理一番「市面」，忙個不亦樂乎。蔣賊甚至不惜十足露出兒皇帝本相，邀請主子出席「國務會議」，在這個「御前會議」上，魏德邁「訓示」一番，要蔣賊把中國的豐富資源交美國管理開發，蔣賊忙作媚態，連稱「照辦」。

在魏德邁「巡視」蔣記中國的一個月中，美蔣反動派的活動，完全暴露他們之間的主奴關係，一個侵略，一個賣國。

石碑和「心碑」

——記一件荒年中的故事

曾孚

羅石西鳳巳村王氏祠堂內，有一通石碑，是光緒二十六年遭遇荒年時樹立的。如今，又遇着荒年，當着共產黨、政府、軍隊苦心焦慮的領導羣衆進行救荒的時候，人們撫今思昔，自然地又談論起這碑的故事來——

過去，王氏祠堂擁有五百多畝土地，出租給本族和外姓的貧苦羣衆，每年都要收租一百二十石糧米。祠堂的實權掌握在幾戶地主手裏，本族的貧苦羣衆是不能過問的。

光緒二十五、六年，連遭兩個荒年，貧苦羣衆都陷入飢餓的旋渦中。剝榆皮、挖野菜、討吃要飯，一切在荒年中用以求飢的辦法都用過了，但飢餓的災難卻愈來愈重。人們的眼光轉向了王氏祠堂，大家眼看着自己辛勤收穫的糧食被囤在祠堂內，自己及自己的父母妻子卻餓得奄奄待斃，於是醞釀着向祠堂內借糧。當大家將這一要求向掌握祠堂的地主王功成、王學美提出時，他們不顧窮人的死活，殘忍地拒絕了。

誰能甘心活活地餓死，王光喜、王樹祥、王學儉等十幾人，領導着羣衆，自動起來的本族貧苦羣衆，自己打開了祠堂的倉門借糧。起初，王功成等還瘋狂地企圖阻止，但他們看到憤怒的羣衆時，就嚇得溜回去了。

不久，王光喜、王樹祥被王功成們以「搶劫祠堂」的罪名告到城裏去。永壽州正堂升堂了，兩旁排列着兩行衙役。「王光喜、王樹祥你們為什麼搶劫祠堂，快快招來！」[illegible]個在上面厲色俱厲地發問。

「回稟大老爺，我們沒有搶祠堂。」王光喜們回答。接着敘述了借糧經過及吃糧戶的花名、數目，證明準備將來歸還。但原告地主和問案的正堂，一定要說是搶劫。

「我們是王氏子孫，吃了祖先的糧食，不能說成搶劫。」王光喜們又提出自己的理由。

正堂老爺被說住了，拿出了「官」的威嚴來：「膽敢巧言狡辯，頂撞官府。」一聲令下，將原來跪伏在地的王光喜、王樹祥每人打了幾百板子。

事情並沒有完，第二年——光緒二十七年由另一個正堂劉某出了佈告，王功成們把佈告鐫成石碑，樹立在祠堂門內。碑文簡短，講了一通「木有本，水有源，本源能紹，父母祖宗才能[illegible]」的一「道理」。後面隨荒年之事，隻字不談，而栽誣「王光喜、王樹祥等[illegible]祖，在祠堂上鬧囂，竟欲將公[illegible]香」的罪名。再後，就是設爲：「闖王光喜等，剝披人皮，竟欲自殘宗祠，忍心害理，道禽獸之不如，生何面目立於人間，死何面目見祖宗於地下乎！」幸虧沒有「置於重典」，「從寬」給了個「警惕示儆」的處分。

四十六年了，人們都沒有忘記。地主把虛假的文字雕鐫在石碑上，羣衆把真實的故事銘記在自己的「心碑」上。如今，石碑被人們由祠堂的樓房內抬出拋在街頭。羣衆的「心碑」上卻又銘記了新的事實：祠堂及本村所有地主的土地，現在都由羣衆耕作上，而正在進行中的土地改革運動，將向地主徹底清算，索要回一切被吞噬的財物。

只有多立功·才能保衛好光景

——記某連的訴苦運動——

長工肚子受餓　祖母帶病討飯

馬有富同志是臨縣人，當長工時受的牛馬苦，吃的五分食（吃不飽）。他說：「我前年給地主蕭財[illegible]受苦時，有五個多月的工夫，每頓飯只給吃一小樺皮筒黑豆稀飯，餓的[illegible]不行了，[illegible]。人家吃[illegible]在街，勾結上日本人分糧食，把我強迫去給敵人支差。那狗日的可會搗蛋哩，天陰下雨也要叫你做活，斷糧呀，出關呀，做不完，那年五月裏，我家七口人沒吃的，我哥哥央告了兩次，要換些工錢，人家連着說了幾個「沒錢」，逼的祖母帶上病討飯吃。」

父親看兒來不給吃飯　五天苦只賺二斤豆麵

四班戰士牛榮貴訴述小時候放牛時的生活，有一次父親去看他時，他正端着碗吃飯哩，開口說了聲：「爹，你吃飯吧。」被地主聽見了，罵道：「一個[illegible]吃的有一個人做活才有一個人的飯」。人貴同志說着[illegible]傷心的哭了。[illegible]德十七歲的那年，給地主斬[illegible]，他對同志們說：「那年我小時狗日的[illegible]次給地主下種，五天苦，才[illegible]二斤豆麵，也叫人家[illegible]了又打，打了又打。」

只有多立功，才能保衛好光景

時，戰士李毛旦[illegible]向，被地主[illegible]借債[illegible]，今政府幫助買了一條牛。如[illegible]

[illegible]很好的老衣。」[illegible]同志接着把去年六月一[illegible]的情形說了一遍，他說[illegible]你安心打仗[illegible]記住[illegible]翻了身，不成，共產黨[illegible]陝西人，也[illegible]家鄉[illegible]：一有一年[illegible]我家一石麥子，[illegible]收時向地主借了一石，[illegible]收後就得到秋天還了四石[illegible]不起[illegible]。」他說：「[illegible]垮蔣介石閻錫山[illegible]不能過好日子的。」翻了身的戰士說：「對！我們只有多立功，打垮反動派，才能保衛住咱們的好光景。」（康[illegible]整理）

某連文娛活動

我某部某連在練兵中，青年們組織了[illegible]年隊，戰士們全體參加，出了很好的故事，[illegible]解放古老的牧歌，[illegible]王忠福出了小調，從早到晚是一片愉快的歌聲，三十一日晚上，一部[illegible]放戰士劉茂發說：「青年們唱的真高興，使咱們練兵也不覺[illegible]也忘記了。」（陳正飛）

神府前綫隨軍雜記

羊村

晚上，在距蔣管區很近的某村，我們宿營了。一個婦女，她的男子到前線抬担架去了，她一邊拉着風箱給我們燒開水，一邊對我們說：「同志呀，到前綫去好好的打吧！我的娘家在蔣區裏的[illegible]，人家都叫我「紅軍」，不讓我回去，就是娘家死了人，我也不敢去看望一眼呀！」另一個女人，她的男子也抬担架去了，她也鼓勵我們到前綫去好好的打。她說：「神木打開了，我好吃幾付藥！」這樣，我們才知道她患着很重的病。她和我們中的一個同志，十年前在她生長的那個村子認識。那時候，她的哥哥和我們的這個同志在一起和敵人鬥爭，她悄悄的躲在家裏給紅軍們做針線。她說：「現在你們有人做了，就忘記我們呀！」說得同志們都笑起來了。最後，一個同志取出夾在小皮夾裏的幾片帶了幾千里路捨不得給人的西藥送給她。

×　×　×

高家堡是敵人盤據了十餘年的一個據點，這次聽說人民解放軍打下了高家堡，敵人就嚇得像個皮狗一樣連連逃進神木城去了。當記者經過那裏時，還遠遠就望見山頂上屹立着一個個的碉堡。碉堡與碉堡之間，有交通壕連絡。但是過去一年，碉堡都已長滿了青草，有幾處碉壞了，揚揚的砂土堆在壕裏面不搖去——敵人好像早在準備逃跑了。一羣一羣的麻雀，從碉頂上飛起。

×　×　×

我們又在另一個村莊宿營了。老百姓知道是我們來了，都從外面跑回來，並從樹上摘來了生棗紅鮮的棗子。我們隊伍裏有一個同志，是他們十年前的老朋友，他們相見之後，是多麼興奮啊，多感激啊！第二天清晨，來看望同志的農民越來越多，一下子就擠滿了院子的一角。當老朋友們談得嘻笑顏開時，那些藏在衣袋裏的大姑娘們的毛辮子，又從新在眼後滾來滾去了。